

# 从遥远的约定到诗意的回归

——访南通籍著名作家丁捷

□余慧 季键

距我们第一次到南京采访丁捷,已是10年时光流转。新春伊始,在料峭的寒意中,我们来到南京民国老建筑群颐和公馆的桐影楼,丁捷文学书画馆就在这其中。中午的阳光照在黄色外墙上透出建筑材料的肌理纹样,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还没有长出新叶,粗壮遒劲的树干和伸向天空的枝丫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们在题为《极乐戏》的巨幅油画前开始了访谈。从援疆大散文《约定》到反腐纪实文学《追问》系列、报告文学《望洋惊叹》,再到编纂《诗歌里的中国》丛书。丁捷的创作一直在变化,但又隐约有一根线始终贯穿着。

丁捷坦言,他的创作轨迹像一个波浪,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跟随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发展,它们是共振的。他尊重来自内心的反应,一个是来自自己的阅历,一个是来自外界的冲击,构成了他某个特定的时期的心理状态,这种类似“化学反应”让他产生灵感,从而创作出跟自己的心理状态和时代特征紧紧相扣的作品。

他说所谓的转型,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不是突然的。有些作家是走直线,他走的是波浪线。自己内心是个特别不安分的人,他是一个求变的人,不太容易沉浸在一

成不变的模式里面的生活。他希望每一个明天都是未知的,文学创作也是这样的。

丁捷说,“转型”源于“文学责任”的自觉。如果说《约定》是对边疆的深情凝视,那么《追问》则是他以笔为刀,剖开现实暗面的勇气之作。这部反腐纪实文学通过访谈20余名落马官员,揭示权力异化下的人性沉沦,被称为“当代罪与罚的震颤书写”。

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解读来定义丁捷的文学创作。丁捷的文学王国里存在着奇妙的分形结构:有《约定》援疆大散文的辽远深情,有《依偎》爱情小说的空灵唯美,又有《望洋惊叹》这般的史诗气魄,还有着出自本心的天然浪漫诗意。2024年丁捷主编《诗歌里的中国》出版,这本书是分别以“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民俗”“游戏”“神话”为主题,集赏析与科普于一体的诗词作品集。丁捷年少以诗歌成名,被誉为文学少年天才。后来出版过《沿着爱的方向》等三本诗集。在他看来,健全的创作风格需要两种能力——既能潜入现实褶皱解剖社会病灶,又能构建诗性空间安放精神乡愁。这种辩证思维在《诗歌里的中国》编纂中尤为凸显:五卷本诗选从多维度重构中国古典诗词时,既呈现“千里江山寒色



远”的文明肌理,又挖掘“星垂平野阔”的理性思辨。

丁捷文学绘画馆里,一面面墙上展示着他这些年创作的文学作品:《亢奋》《缘动力》《依偎》《沿着爱的方向》《名流之流》《约定》《追问》《初心》《望洋惊叹》《白话胶囊》等等,以及油画、水墨画、线画、陶瓷艺术作品。其中油画《极乐戏》以极为夸张的笔法,高饱和度色彩的强烈碰撞,勾勒出淳华世相下的一张张面具。这幅画被用在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散文《名流之流》这本书的扉页上,也是颇有深意。丁捷曾以“世态不常暖,文学可御寒”自况创作初心。丁捷的绘画与文学深度交织,互为滋养。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创作题材,这种“跨界”,不仅打破了某种形式上的壁垒,更彰显了创作者“初心”的纯粹。从遥远的约定到诗意的回归,丁捷始终保持着“在地面上仰望星空”的创作姿态。

题图:著名作家王蒙(右)在翻看丁捷的散文集《约定》。

## 濠滨射虎

### 南通谜人作品评析(七十二)

亮高节以传后辈,办教育以传孝行(二字宋文学家) 苏辙  
作者:钱舜华 评析:杨耀学

本谜取形扣,面意深邃。我们展示高风亮节是要给后代做出榜样,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带好社会风气;我们举办教育的宗旨,是树德育人,让孝行成为每个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中国文化有诸多派系,然而有一点却是所有人共同坚守的,这就是孝道。本谜面前后句各用“以传”,一是传的对象,一是传的内容。内涵饱满,句式整齐,将美德真知、公序良俗言传身教,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

融汇于谆谆教诲中的是灯谜的离合拆解艺术。我们看看作者的神奇运思和研轮手段。“亮高节”,“节”字之“高”位乃“+”,先行亮明;“以传后辈”,“辈”字之“后”部是“车”;前句就得到“+”“车”两部分(并有“以传”二字待抵消)。后句“办教育以传孝行”,这里的“行”是“行走”意,表示离开,“以传孝”三字要离开。“办教育”三字中离去“孝”,就得到“办”“父”“育”三个部分。同时离去的,还有前句的“以传”。整理余留的“+”“车”“办”“父”“育”五个部件,共组谜底“苏辙”两字。苏辙,北宋官员,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是苏轼(苏东坡)的弟弟。

本谜面句表意积极向上,扣字严谨贴切,自然流畅,双解双通,当代灯谜艺术已达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本谜先后荣获“苏谜大擂台”2024年度第13期南通职工谜协专场五佳之首及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2024年度“会员十佳”称誉当之无愧。(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 丝路花语

### 千古奇冤徐述夔(上)

□黄俊生

都说栟茶是个晴读雨耕、诗书传家的文脉之地,世代栟茶人兴办学校、教化民风、开启民智、传播文明,但偏偏冤假错案在这里频频发生,缪思敬、缪昌期、蔡孕琦等都蒙受不白之冤。但其中最大的冤案,当属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秋,再过几天就是八月十五,大人小孩盼着脚盼望月圆之夜,一些大户人家的少女幼姑、千金小姐,已经着手准备中秋之夜拜月的祭品,月饼、糕饼、红菱、鸭子、蹄膀都已准备齐全,只等花好月圆之夜摆上香案,祭拜蟾宫。栟茶乡人与北人的习俗一样,不论贫富,皆“登楼或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期所”。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新编辞翁谈录》)。

忽然间,一阵嘶嘶人叱与杂乱的脚步声打破镇上的宁静,一群衙门捕快与官兵兵卒把运盐河岸畔的“一柱楼”围得水泄不通,随即,一柱楼里传出大人呼叫小孩哭闹的声音,捕快、官兵们推推搡搡地将数十口用绳索捆绑着的人众押了出来,一时间,盐场内人心惶惶,交头接耳,纷纷打听事态,说:“一柱楼徐家的官司打到朝廷,天子震怒,诏令严查,一干涉案人犯押解官衙,听候发落。”

刹那间,栟茶盐场上空愁云惨淡。徐家老少数十口,哭哭啼啼地被押上官船,眼巴巴地消失在运盐河弯曲的河道之中,留下的官兵,将徐家财产搬上另一条官船,尾随前船而去。

在“一柱楼诗案”中先后粉墨登场的历史人物众多,至上大清皇帝、省部级高官、州府幕僚、文人士、乡野村夫,可谓朝野上下,举世皆惊,但此案中最关键的人物亦即始作俑者,却是一个叫蔡嘉树的栟茶场园学生。

清代的国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博士、硕士学位,一般都有秀才身份。蔡家自元朝末年逃避兵乱,从苏州渡江至栟茶场,连绵繁衍,成为栟茶场第三大姓,到蔡嘉树时,已繁衍十六世。蔡嘉树于雍正九年(1731)出生时,他的长辈蔡大姑已去世40余年,蔡大姑就是康熙年间为救父而冒死告御状的孝女蔡蕙。蔡嘉树本与徐家并无仇隙,只是为了与徐家争夺田产而闹上法庭,最终繁衍出一场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大案,使200多人丢官的冤官,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人头落地的人头落地,其阵仗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一柱楼诗案”的另一主角徐述夔,绝对是有声望的人。徐述夔康熙四十二年(1703)生人,家境优渥,加上自小聪明好学,17岁就参加童试,以出色的成绩连闯县试、府试、院试三关,成为一名秀才。后来赴省城考举人,又轻松答完题文卷中了举人。按照当时的規定,中举的答卷必须送往京城,由礼部过目复审。当科制艺题是《行以之忠》,徐述夔答卷上有“礼者,君所自尽也”一句,礼部认为,“君所自尽”为“大不敬”,有讥讽朝廷之意,褫夺徐述夔进士的资格。

期间以科举入仕的徐述夔遭此厄运,心灰意冷地回归故里,建造了“中以一柱支之,众梁纷架其上,楼梯筑于楼下外”的读书楼,取名“一柱楼”。自此,徐述夔躲进一柱楼里,以诗酒遣怀,结交文友,写下大量的诗词和《五色石传奇》《八洞天》等传奇小说,其郁愤之情,常常流露于笔端。那时,知县一般都需要进士出身,但举人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可以择优录取为知县,这就是拣选知县,徐述夔晚年担任过一任拣选知县。乾隆二十八年(1763),徐述夔病故,享年60岁。他的儿子徐怀祖在父亲的学生徐首发、沈濯帮助下,请沈德潜作序,把徐述夔的《一柱楼诗》《和陶诗》《学庸讲义》等著作刊刻成书,又将《论语摘要》《想治琐笔》《蓬草堂杂著》三种抄存于家中,以追念先人,流芳后世。

《南通传》连载 第十二章 一柱楼案:历史衣襟上的斑斑泪痕



## 戏曲美学与书法美学的形神共舞

——兼说书法家王蓝青先生的书法艺术

□梁天明

在中华传统艺术的璀璨星空中,戏曲与书法以不同的艺术形态诠释着东方美学的深邃内涵。这两种艺术形式在精神内涵、表现形式、创作理念等层面呈现出惊人的同构性。这种跨越艺术门类的美学对话,不仅揭示了中华传统艺术的深层逻辑,更为当代艺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南通著名书法家王蓝青对戏曲美学与书法美学的同构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他的书法大器晚成,得益于他曾以戏剧家身份从事戏曲美学的研究,撰写了大量戏曲美学的论文。长期对中国戏曲探研,善于与戏曲名流交往,从而与书法巧妙嫁接,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评价说:蓝青的行书有“米”家余绪,但和而不同,很有特点。

### 形意交融的线条美学

戏曲和书法都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王蓝青,笔名岑清,斋名半醉轩主人,字敲公。196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戏曲编导专业,上世纪八十年代于上海戏剧学院师从余秋雨。他曾任南通市个簃艺术馆首任馆长,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吴昌硕艺术协会会员等。他从事书画创作得到著名书法大家言恭达、张旭光亲授。

岚公自幼受父辈书画熏陶,数十年来痴于墨池,近20年,审美视野逗留于米芾书道,给多位习米门生破解米书密码。

岚公的书法与戏曲美学一脉相承,书法线条与戏曲身段都属于动态美学,书法艺术的核心语言在于线条的流动与组合。米芾书法取法广博,临摹过颜真卿的雄浑、柳公权的挺拔,也学过王羲之的飘逸、王献之的洒脱,甚至张旭、怀素的狂放也信手拈来。岚公的书法轨迹,完美展现了书法线条的韵律之美:起笔

如游龙探海,行笔似惊鸿掠波,收笔若孤峰入云。这种线条的流动性与戏曲表演中的身段轨迹形成奇妙对应。昆曲《牡丹亭》杜丽娘腰肢轻转形成的曲线,暗合米芾书道中捺画的柔美弧度。两种艺术皆通过线条的虚实、疾徐、刚柔变化,将不可见的情感波动转化为可视的空间美学。

岚公于书一道,遍访名师,博采众长,

在名家张旭光引导下,追摹《圣教序》,径取正道。后又遵循言恭达先生指点,

苦攻米芾《蜀素帖》《苕溪帖》及其手札。

几经磨炼,虽年已八秩,然少年精神,

尽显风流;办《琅琊问道》展,攻米入晋,

风规自远;戏曲文采,哲人智慧。

岚公的书法洒脱与戏曲的动作形成精妙对应。他的书艺与京剧“云手”动作

异曲同工,都讲究力度的渐变与空间的

融合。起势如逆锋入笔,蓄势待发;展臂

似中锋行笔,力透纸背;收势若回锋收笔,

余韵悠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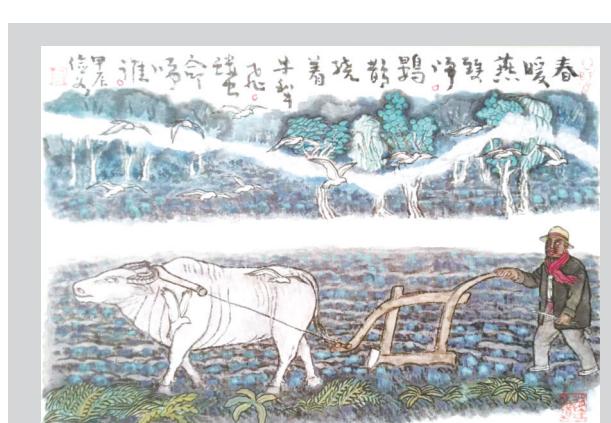
### 气韵相生的精神境界

“气韵生动”作为传统美学的最高准则,在戏曲与书法中有着不同的美学诠释。汤显祖所作四部剧作《临川四梦》,要求“声断气不断”,这与米芾擅长的篆、隶、楷、草强调的“笔断意连”是同源之水。书法创作的“意在笔先”与戏曲表演的“心中有人物”,都指向艺术创作中内在气韵的贯通。

岚公的书法离不开“悟性”二字。纵观他的行草作品,高古典雅,书卷气盈然。中堂《正气歌》尽显正大气象,四屏《醉翁亭记》古雅别致,既有米氏的跌宕,又有几分颜行朴茂。他的长卷作品及手卷有的气势如虹,有的似涓涓溪流,清新灵动。若干扇面小品及行书小条,米味扑面,精致可人。

在艺术至境的追求上,戏曲的“忘我之境”与书法的“心手双畅”殊途同归。

从王羲之到梅兰芳,从怀素到程砚秋,艺术家们用不同的艺术演绎着相同的东方美学精神。这种跨越千年的对话仍在继续——当书法家创作他的书法时,当戏曲家在剧场表演时,他们都在延续着线条的舞蹈与气韵的流转。传统绝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戏曲与书法的美学形神共舞,既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先声。从线条的舞蹈到气韵的书法,从程式传承到创新的突破,戏曲与书法共同构建的审美体系,指引我们重构东方美学的当代精神。



春分 春暖燕双归,鹊鵙绕着牛犁飞,蝼蛄命归谁?

周俭如绘

日本清水寺内有一块木匾,上有五个大字:“出世大黑天”。毛笔蘸墨书就,风格稚拙天真,似无书写技巧。该匾悬于随求殿(也称观音殿)旁,故猜想“出世”二字多半是指“出生”之意。又,日本东大寺有藤浪之屋,为一密室,里面悬灯无数,光极暗,入其中,不见五指双足,恍惚见空中有光,每挪动一步双足均不敢离地。两者让人联想起人生之旅,前者是直截了当地说出,后者是用象征来暗示:我们正处于绝大部分无知的一生。

### 无法言和

我常常呆呆地对着窗外,对着尘世的繁华与天际的空阔,妄想融入其中。

在有些人眼里,我是充满偏见喜欢说胡话的疯子。我和有些人,就像被玻璃窗隔开的我与风景,看得见对方,却无法握手言和。

### 为耻

我临池数十载不辍,近年颇以书家身份为耻。每临古帖,辄觉进入一奇妙世界,似与古贤相晤谈。疏疏而心,澡雪而精神。那时节,天地一片澄明。见贤思齐,我欲为“人”,而不欲仅为一书家,我以我只是书家为耻。

### 欲

行无风骨,艺无个性,有欲多欲之故。或欲于钱,或欲于权。一欲既生,心墙即危。纵然是解衣盘礴,也是彩衣娱人。

### 一举两得

新得《樊川集》四册八卷,古刻本。字体非通常之老宋体,而是师法晋唐之小楷:有帖之儒雅温婉与风流;一经刀刻,又有北碑之锐利劲挺与质朴。读诗赏字,赏字品诗,一举两得,快哉快哉!